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反启蒙运动的启蒙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研究

杨子飞 著

FAN QIMENG YUNDONG DE QIMENG

本书以反启蒙运动的启蒙为切入口，以古今之争为基本背景，

以尽可能地像施特劳斯理解自身那样理解施特劳斯为基本原则，以把握施特劳斯的根本意图为基本目标，

以理解和应对当代处境为根本宗旨，全面梳理了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思想脉络。

本书认为列奥·施特劳斯的最终意图乃在于：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调整现代性，

在反思现代启蒙运动的同时复兴古典启蒙的精神，为此他必须通过政治哲学史的艰难爬梳，

从后现代的「第三洞穴」重新回到古典启蒙赖以出发的原初境地，

进而尝试复兴一种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反启蒙运动的启蒙

——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研究

杨子飞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反启蒙运动的启蒙：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研究 / 杨子飞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2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9561 - 1

I. ①反… II. ①杨… III. ①施特劳斯 (Strauss, Leo 1899—1973)—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D712.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2528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丁 云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
插 页 2
字 数 312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近十几年来，对列奥·施特劳斯（以下简称施特劳斯）及其相关领域的研究的确十分火热，不仅学术论文与著作层出不穷，而且在各种大大小小的学术会议上都可以听到人们一再地提到他。以至于在很多时候施特劳斯几乎已经成了列奥·施特劳斯的专称了，人们只要提到施特劳斯，首先想到的就是他。

而我自己很少跟别人提起施特劳斯，哪怕有时候情不自禁地引用了施特劳斯的思想，我也尽量不说出他的名字，尽管知道我的研究方向的朋友们都喜欢并且习惯性地寻找我背后的施特劳斯（据说是某种主义），并以此作为进一步讨论的起点。的确，我倾向于把施特劳斯隐藏起来，除了因为我自知对于施特劳斯的理解还很肤浅之外，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施特劳斯的思想很不合时宜，不管是学术思想上（他好像除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极少数古人外，其他人尤其是当代思想家都在他攻击之列）还是政治立场上（他好像有点极权主义的反动倾向）都让很多人感到不可理喻（如果不至于愤怒的话）。正因为如此，以至于有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在做自我辩护，为的是证明自己选择研究施特劳斯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一场错误，这至少是我所在的学术圈子带给我的无形影响。当然，我并不逃避这种情绪，相反我认为这种独特处境恰恰是施特劳斯学术应有的遭遇。因此我仔细地观察它，慢慢地揣摩它，我相信最终我将能够掌握它，并让它引领着我真正理解施特劳斯与我们的当下处境之间的关系。

然而，我当初之选择进入施特劳斯时却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也许我一开始意识到这点就会使我望而生畏了），那可以说是一场机缘巧合。2009年上半年的时候，浙江大学组织了一个“五·四运动”90周年座谈会，会上一向令人费解的应奇老师说了一句同样令人费解的话：“看来牟宗三先生要过施特劳斯的关。”并非这句话触动了我，因为我并不怎么理解这句话的确切含义；但是这句话却让我感到万分惊奇，因为我知道

应奇老师对于现代新儒学是颇有研究的，他甚至把我们本科的课程《西方哲学史》上成了现代新儒学史。要知道施特劳斯是个在西方名不见经传的学者，我对他的关注绝不是因为他本身，而只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自身的问题（这是我所有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而那段时间我也正在集中阅读牟宗三先生的著作，我对于牟先生借助康德哲学体系重新撑起中国哲学大厦的努力深感敬佩，我当时竟想：这才是千秋伟业，大丈夫当如是！但是，如果应奇老师的话不是一句一笑而过的玩笑话的话，那么施特劳斯这个人显然对于现代新儒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而在此之前我对于施特劳斯的了解仅仅限于浮泛地阅读了他的《自然权利与历史》，并且完全不知所云。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开始关注施特劳斯，我心中始终暗藏着一个念头：到底施特劳斯是何许人也，竟然牟先生都得过他的关？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呢？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甚至不知道所谓的“关”是指什么，更别说答案何在了。但是同样有些机缘巧合的是，进入博士研究生阶段之后，包利民老师的课把《自然权利与历史》作为指定阅读书目，并让我们用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反复阅读，我自己前前后后就读了三四遍。这样读下来，我自己隐隐觉得对于那个问题有了一些理解：牟宗三先生所念兹在兹的是如何从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即现代科学与民主，而他所借助的思想资源是以康德为代表的现代启蒙运动的哲学。而施特劳斯不仅对现代启蒙运动大加挞伐，而且似乎对现代启蒙运动来了个釜底抽薪，因为现代启蒙运动错误地处理了哲学与政治、内圣与外王之间（这当然是一个不甚准确的对比，但却极富启发意义）的关系，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若果真如此，牟先生就在一个极为关键的节点上弄错了，即如何处理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牟先生要过的第一个“关”。

我之所以说这是“第一个关”，是因为在随后的阅读中，我发现施特劳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关切，而这是牟宗三先生更加没有意识到的。这个关切就是如何在现代启蒙运动因其成功而瓦解之后挽救启蒙的精神，或者说如何在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系被拦腰斩断的今天重新恢复内圣的可能性，这是由哲学的后现代处境所独特地决定了的。然而这样的问题当然在牟先生的问题意识之外，因为他当时的处境正是处在千方百计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在他那个时代，虚无主义、人的可能性的枯竭并没有成为一个

时代性的问题。在一个后现代处境下（施特劳斯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第二洞穴”），不但外王变得极其可疑，就连内圣（哪怕是纯粹作为一个私人领域之事）也是无法想象的了。因此这就是牟先生可能要面对的第二“关”：如何面对后现代的挑战？

施特劳斯的解决方法是重新恢复一种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哲学，在这样一种古典智慧中，哲学与政治、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理解。耸立在这一关系两端的是最好的人与最好的城邦，两者在言辞建构的城邦中才能获得完美的融合。而这一点正昭示了人的最高可能性，同时也彰显了政治的最高限度，这就是古典政治哲学所揭示的从高处看待政治事务的整全视野，只有从这一视野出发，人与城邦、内圣与外王的关系才能获得妥当地安顿。而要获得这样的视野就必须首先跳出现代启蒙运动所带来的被大大降低了的视野，施特劳斯的方法就是通过艰难的政治哲学史爬梳一步步爬回到古典政治哲学所面临的原初境况当中去，因为只有在这种境况中，古典政治哲学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恰当的理解。

当然这绝非意味着牟宗三要“过关”就必须亦步亦趋地跟随施特劳斯的脚步，我相信这绝不是施特劳斯的意图。但是施特劳斯却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就是新儒学如果要能够积极应对今天的处境，就必须首先跳出它给自己划定的现代性视野，重新寻回属于我们自己的整全视野，去看一看所谓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到底意味着什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古典的智慧在当代落地生根，而不至于沦为让人不屑的心灵鸡汤，或者令人反感的政治神学。

当然，由于精力和能力的不足，本研究仅仅专注于理解施特劳斯，并尽可能像施特劳斯那样如其所是地理解施特劳斯（当然这恐怕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境界）。因为牟先生的“关”自然有后来人为他去“过”，而我因施特劳斯而面临的“关”却必须由我自己来“闯”，这大概就是伟人和庸人的区别。庸人“闯关”的方法就是缩小战场，集中火力，使自己的意图变得清晰再清晰起来，这一意图就是要弄清楚：在施特劳斯看来，现代性（启蒙运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而他所谓的古典政治哲学又如何能够有所裨益于当下？希望我下面的研究能够尽可能清楚地回答这两个问题。

摘 要

本书认为施特劳斯的最终意图乃在于：在反思现代启蒙运动的同时挽救启蒙的精神，为此他必须通过政治哲学史的艰难爬梳，尝试复兴一种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哲学。

施特劳斯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在现代启蒙运动因其成功而瓦解之后，不仅现代政治哲学沦为了意识形态，而且哲学本身也失去了可能性与必要性，施特劳斯形象地称这样一种后现代处境为“第二洞穴”。这个意识到自身的“洞穴”本质上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一方面它缺乏稳固的根基，虚无主义的疾风骤雨从各个隙缝里钻进来；另一方面它又给人类戴上了双重的锁链，使得人类走出洞穴的欲求失去了它的自然根基，人的可能性因而面临着枯竭的危险。这就是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危机的独特诊断。

而究其原因，施特劳斯认为其病根出在现代启蒙运动错误地处理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因此这是一种政治—哲学病。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代哲人都不满足于古典政治哲学的乌托邦性质，他们试图通过启蒙运动的方式确保哲学与政治实现完美的融合，让真理的光芒照遍政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何其宏伟而诱人的蓝图，但是他们为此必须自觉地降低自己的视野，让哲学的启蒙服务于政治的改造。这在施特劳斯看来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它幻想把两个本性上相互排斥的东西强行融合在一起，其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施特劳斯通过一个著名的“现代性三次浪潮”清晰地展示了现代启蒙运动如何因这一内在痼疾而一步步走向自我瓦解的末途：卢梭（第二次浪潮）和尼采（第三次浪潮）这两个标志性人物都因其对现代启蒙运动的道德不满而将哲学激进化，试图通过重返古典来扭转现代性的堕落趋势。但由于他们都没能跳出现代启蒙运动的固有视野，致使他们非但没有遏制现代性痼疾的进一步恶化，反倒一步步将现代性推向了顶峰。

为了克服由于现代政治哲学所导致的现代性危机，施特劳斯认为有必

要恢复一种古典的政治—哲学智慧。这种智慧的核心之处即在于认识到哲学与政治截然不同的本性：哲学对于智慧的永无止境的寻求势必威胁到政治对于意见与教条的依靠，因此就需要一种政治—哲学来妥善地处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使得它们不至于相互危害。这个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就全然不是一种政治设计的方案，甚至柏拉图的《理想国》都应该看成是对政治理想主义的尖锐抨击，它真正试图彰显的应该是相对于人的最高可能性而言的政治生活的最高局限性。唯有把握住这样一种古典智慧，才可能获得看待人和政治事务的整全视野，从而才有可能让这种智慧在今天给予我们启示。

然而这样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在今天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我们今天所“生活”于其中的“第二洞穴”已经使得哲学与政治这两者都失去了它们原初的含义。为此，施特劳斯认为我们有必要采取一种前人不必要也不会采用的方法，即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努力从“第二洞穴”倒着爬回到柏拉图意义上的“第一洞穴”。那是一个自然的、因而缺乏自我意识的洞穴，这个洞穴有着稳固的“神学—政治同盟”作为根基，而哲学就是在这样一片土壤之上发芽成长的。这个意义上的哲学就是对于城邦的超越，它渴望的是洞穴之外的阳光，以及伴随而来的与整全合一的人的最高可能性。

当然，这必然意味着在后现代处境下不可能有一种原初意义上的哲学启蒙，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尝试。而它一旦落实到实践层面，它甚至被迫带上了一层“反启蒙”的色彩，这是施特劳斯在今天遭受如此之多的非议的重要原因。为此，必须一方面澄清施特劳斯在自由民主制问题上的政治立场，证明古典政治哲学如何能够有所裨益于解决当代的政治纷争；同时，在另一方面必须将它落实到自由教育或者说整全教育问题上，它要求我们艰苦细致地阅读伟大的经典著作，并努力如其所是地理解前人的意图，以此获得一个整全的视野，最终把自己从“第二洞穴”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这就是施特劳斯的工作：复兴一种古典政治—哲学的智慧，以应对当代政治的与哲学的危机。不管我们如何评价施特劳斯（当然前提是正确地理解施特劳斯），施特劳斯为我们指明的方向却都应该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

关键词：施特劳斯；启蒙；启蒙运动；古典政治—哲学

Abstract

Leo Strauss's final intention is to reflect the modern-Enlightenment, at the same time to save an enlightenment spirit. Therefore he must hardly study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n try to revive an Platonic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But why he must do so? It is because he think that after the modern-Enlightenment collapse because of its success, not only the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becoming ideology, but also philosophy itself lose its possibility and necessity, Strauss use "The Second Cave" to describe the special post-modern situation. This self-aware cave is not fit for human being to live in, because it lack of steady foundation, nihilism threaten its foundation everywhere; and what's more, there are double ball and chain in this second cave, so eros which try to transcend the cave has lost its natural foundation, and so human possibility will be probably dry up. This is Strauss's special diagnose to modern crisis.

The final cause is that the modern-Enlightenment mistakenly dispo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and so this is an diseas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Since from Machiavelli, all the modern philosopher discontented with utopia character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y want to insure an ideal amalgamation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through Enlightenment, and so the light of truth will lighten every corner of political society. How majestic and tempting they are! But in order to do so, the modern philosophers must willing to narrow-down their eye shot, and let philosophical enlightenment servic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It is an fault from beginning, because they imaging to put two instinctively inter-repellent things together, and its only result is that both of them will be damaged. Strauss use an famous "The Three Waves of Modernity" to syllabify reveal how the modern-Enlightenment

ultimately self-collapsed step by step: Both of Rousseau (The Second Wave) and Nietzsche (The Third Wave) radicalized the philosophy because of their moral dissatisfaction to modern-Enlightenment, they want to turn the degenerate tendency of modernity through returning to classicality. But because they haven't dap out of the inner eye shot of the modern-Enlightenment, they far from holding back of exacerbation of modern disease, but unfortunately they push modernity to its peak.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modern crisis result i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Strauss think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revive an wisdom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core of this classical wisdom is that clearly recognize the poles apart characteristic of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philosophy is an forever-lasting to wisdom, and it will inevitably threat the need of politics to opinion and dogma, and therefore it will be needed to have 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to make sure they won't do harm to each other. Political philosophy as such will completely not an political layout just as all kinds of isms, and even the republic of Plato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n acutely attack to political idealism, its real intention is to reveal an highest limit of political life contrary to the highest possibility of man. Only when we grasp this classical wisdom that we catch an whole eye shot viewing to man and political things, and then let it give us meaningful revelation today.

However, this kind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can not be understand, because we today live in an "Second Cave" which make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lose their pristine meaning. So Strauss think that we need an special method which the ancients will not need, that is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do so we can climb back to "The First Cave" step by step from "The Second Cave". "The First Cave" is a natural and self-aware-less cave, this cave has steady "theological-political confederation" as its foundation, and philosophy come up and grow up on this soil. Philosophy in this meaning is transcendence beyond polis, it yearn for the sunlight out side of the cave, and concomitant with an highest possibility of man which means man will be syncretize with the whole.

Of course, it must mean that there will not be any pristine philosophical enlightenment in post-modern situation, all of such are theoretically attempted. Once it is put into effect, it even looks like “anti-enlightenment”, this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hat causes Strauss to be censured. Therefore, we must firstly clarify Strauss’s political position on liberal democracy, to prove that the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can be beneficial to resolve present political dispute; and then we must put it into the level of free education or general education, it requires us painstakingly read those great classical books, and try our best to understand forefathers’ thought just as they think themselves, and so we can get a whole eye shot, and ultimately liberate ourselves from “The Second Cave”.

This is Leo Strauss’s job: revive a kind of wisdom of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to reply to today’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crisis. In spite of how we evaluate Strauss’s job (of course, before we evaluate Strauss, we must firstly understand him correctly), the orientation that Strauss point out for us must be seriously and adequately regarded.

Keywords: Leo Strauss; enlightenment; modern-Enlightenment;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目 录

绪论 寻找施特劳斯	(1)
第一节 为什么是施特劳斯——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 当代意义	(3)
第二节 重新发现中国——列奥·施特劳斯与当代 思想大解放	(19)
第三节 施特劳斯在西方	(32)
第四节 施特劳斯在中国	(40)
第一章 总论:反启蒙运动的启蒙——论施特劳斯的思想运动	(53)
第一节 引言:一种视角的转换	(53)
第二节 反启蒙运动的启蒙——论施特劳斯的思想运动	(55)
第三节 结语	(66)
第二章 现代性的危机与启蒙运动的瓦解	(68)
第一节 作为哲学问题与政治问题的虚无主义问题 ——论施特劳斯对现代性危机的独特诊断	(69)
第二节 第三次浪潮与现代启蒙运动的瓦解	(88)
第三节 社会科学、价值判断与科学的价值——评施特劳斯的 韦伯论述	(101)
第四节 结语	(117)
第三章 现代启蒙运动的内在问题	(119)
第一节 现代性第二次浪潮	(120)
第二节 现代性第一次浪潮	(129)
第三节 现代启蒙运动的内在问题	(138)

第四节	现代性有什么不好？	(146)
第四章	现代启蒙运动的起源——理性与启示之争	(149)
第一节	现代启蒙运动的宗教批判	(150)
第二节	“耶雅之争”与神学—政治问题	(157)
第三节	哪个上帝？真的死了？——论施特劳斯对现代 哲学教条主义倾向的批判	(165)
第四节	结语	(174)
第五章	古典的启蒙哲学	(175)
第一节	面向整全的生命——论施特劳斯作为一种生活 方式的哲学观	(176)
第二节	作为一种哲学实践的“解释学”——论施特劳斯的 解释方法	(191)
第三节	哲学生活的当代意义	(203)
第六章	古典启蒙的政治—哲学	(205)
第一节	上升的路——论作为哲学阶梯的政治哲学	(207)
第二节	下降的路——论作为社会科学女王的政治哲学	(221)
第三节	政治的“地板与天花板”——施特劳斯论政治生活的 限域及其启示	(234)
第四节	古典政治哲学有什么好	(243)
第七章	后启蒙运动时代的启蒙	(246)
第一节	导言	(246)
第二节	自由民主制的古典式辩护——论施特劳斯的 政治立场	(247)
第三节	政治哲人的政治行动——论施特劳斯的自由教育观	(260)
第四节	结语	(267)
第八章	结论	(269)
第一节	政治哲学史的意义	(269)

第二节 从苏格拉底问题到施特劳斯问题	(272)
第三节 哲学的邀请	(274)
参考文献	(276)
后 记	(290)

绪 论

寻找施特劳斯

从高处来理解低处总比从低处来理解高处要来得安全：因为要从低处来理解高处，人们就必须扭曲高处；而要从高处来理解低处，人们不必剥夺低处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的自由。

——施特劳斯

1899年9月20日，一个普通的男孩出生在德国 Hessen 地区安静的 Kirchhain 小镇上的一个“保守而正统”的犹太家庭里。1973年10月18日傍晚时分，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一个七旬老者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①他就是列奥·施特劳斯，在他的名字背后是一个极度复杂而又敏感的身份：德裔美籍犹太人。

按理说，这一身份将在他的灵魂内部种下不安和撕扯，但是他给人的最深刻印象却是“极度的宁静”。^②这让我们回想起了他16岁时立下的志向：在德国的一个小镇上当一个乡村邮递员，然后一边养兔子，一边研读柏拉图。^③这个志向不能说有多高远，但却的确透露出施特劳斯的性情取向。然而由于命运的摆布，他终究没能在自己的故乡当一名邮递员，却在异国他乡做了一辈子的教书匠；他也终究没能养成小兔子，但他却在自己

① 关于施特劳斯的生平，请参见 Steven B. Smith, “Leo Strauss: The Outlines of a life”, in Steven B. Smith, *Reading Leo Strauss: Politics, Philosophy, Juda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pp. 13-40.

② [美] 艾伦·布鲁姆：《巨人与侏儒——布鲁姆文集》，张辉编译，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③ Leo Strauss, “A Giving of Accounts,” in *Jewish Philosophy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Essays and Lectures in Modern Jewish Though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7, p. 460.

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幅丢勒（Albrecht Durer）画的小野兔；^①只有最后一点他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了：他不仅让柏拉图的著作陪伴一生，而且据说还凭一己之力复兴了柏拉图式的古典政治一哲学。

与他的志向和给人的印象相吻合，施特劳斯的一生是默默无闻的一生（并且据说是他有意这么做的）^②。在学术上他的路径和方法独特到少人问津（更不要说理解），在政治领域更是毫无涉足（据说唯一的政治行动就是抵制了波普尔），他也不像公共知识分子那样积极投身于公共辩论，因为他除了一些注疏性的作品之外，最多的就是书评。他是如此地自我克制，以至于在他去世的时候没有任何一家美国主流媒体给予关注，甚至还给人留下了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不良印象，因此人们称他为“芝加哥的先知”。

但是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声名却与日俱增：他被戴上了“新保守主义之父”、“极权主义者”、“道德虚无主义者”、“神学家”、“无神论者”等名目繁多甚至截然相反的称号。一时间，施特劳斯被放置在了聚光灯下，而且幻化出了千百张面孔。本来一个伟大的思想家留给世人不同的侧面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一百个人读哈姆雷特就会有一百个不同的哈姆雷特。但是施特劳斯最大的特殊性也许在于，施特劳斯是通过一个所谓的“施特劳斯学派”进入主流学界乃至媒体的视野的。正是这个所谓的“施特劳斯学派”（有人认为施特劳斯是刻意为之的）^③，在为他赢得无上的荣光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无边的谩骂和指责。可以说，施特劳斯的功与过、罪与罚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归因于他们。环绕在施特劳斯周围的硝烟和迷雾让我们无法分辨：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施特劳斯？因此我们必须先通过理解“施特劳斯学派”，然后才有可能找回真正的施特劳斯。

值得注意的是，“施特劳斯学派”这个称号是由反施特劳斯的学者发明的，（尽管大多数施特劳斯派成员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一称号）

① George Anastaplo, "Leo Strauss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Murley (eds.), *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pp. 3-30.

② Allan Bloom, "Leo Strauss: September 20, 1899 - October 18, 1973", *Source: Political Theory*, Vol. 2, No. 4 (Nov., 1974), pp. 372-392.

③ [德] 迈尔：《为何是施特劳斯？》，载列奥·施特劳斯《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朱雁冰、何鸿藻译，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IX页。

这一发明显然是一种敌对情绪的外化：它影射着团伙、教派甚至阴谋等黑暗色彩。这种情绪最好地体现在下面这一论述里：“一个招收门徒的人基本上不会是个好人，因为这等同于鼓励学生放弃自己的判断力，屈服于他自己的自负的洞察力，妨碍了学生们的独立成长。在我看来，没有人有权自以为是。这样做的人以及追随他的门徒们，在道德和智力上恐怕有所欠缺，他们没能力或许不愿意自立，宁可依赖这样傲慢的权威……施特劳斯既需要也期待信徒来崇拜，所以，在我的书中，他是个坏人。”^①这段话无疑提醒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无比崇尚个性的时代，它高举的是怀疑一切的大旗，悬挂的是独立自主的横幅。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怀疑这是不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怀疑主义，一种怀疑一切偏见的偏见。一个培植了学派的人岂不是在触碰这个时代的高压线？一个压制个性的人（如果的确如此的话）岂不成了反动的学术“权威”？

为此，在这样的环境下，研究施特劳斯是一个需要辩护的选择，因为你很容易就会被指责你是放弃了自己的理性并盲目地跟从了一个危险的、假冒的权威。当然施特劳斯似乎从来没有（必要）这么做过，因为他很好地隐藏了自身、进而保护了自身，这在他看来是哲人（任何时代都如此）应有的品质。施特劳斯最多只是不被主流学界理睬，因此就更谈不上接受和批判了。但在他的身后，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们为他树起了一面大旗，从此以后“风刀霜剑”就再也没有停息过了。如果说施特劳斯是有毒的，那么他们就不仅自己吸毒，还大肆宣扬这种毒素。施特劳斯若泉下有知，不知是欣喜抑或悲叹呢？！

第一节 为什么是施特劳斯——论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

施特劳斯进入中国的一个大背景是罗尔斯之后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施特劳斯因此经常被当作是当代各种主义之争中的某一个主义，尤其经常被放在保守主义的标签之下。但是得到恰切理解的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

^① George Anastaplo, “Leo Strauss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Kenneth L. Deutsch and John Murreley (eds.), *Leo Strauss, the Straussians, and the American Regime*,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pp. 3 - 30.